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傅立四

傅子二

平賦役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已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  
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已供事財足已周用乃立一  
定之制已爲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貢器用  
殊其物此已上大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  
已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此  
下大典未載戰國之際棄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  
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已驪山之役外築  
長城之限重已百越之戍賦過大半傾天下之財不足已盈其欲

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已周其事于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疇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已從之驪山之基未開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卽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關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已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卽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卽役簡而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已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卽上宜損制已恤其下事宜從省已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已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

不怨矣

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貴教

虎至猛也可畏

大典作威  
畏與威通

而服鹿至羸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

柔而屈后至堅也可消

大典作柔  
作柔

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

惡可改

大典  
作攻

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仗節成

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

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

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于是束之已法要之已功使

大典  
有天

字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

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已常制四

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已教則同乎夷狄矣其所已同則同

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

已智役力者也

大典有  
已字

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

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于禮讓即修禮讓大典脫利出于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于悠悠者乎萃書治要永樂大典

戒言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偽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眾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已教而已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已要其上者不數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大典有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也字貴其所尚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

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 正心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長短經德表篇無兩國字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物之統也。也字依大加動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況于人乎。況于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曰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合而行。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曰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

其影之直也

也字依大典加

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

事

大典此句在下句娛字下

情繫曲房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

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

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

大典有則字

象矣。古之大

大典無大字

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

大典有夫字

能自得，則無不得

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

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

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

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

築長城之塞

大典作塞

呂爲固禍，幾發于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己及

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不推心己虐

已虐二字治要作慮字依大典改

紫大典推心至不推心慮廿一字作挾邪心已虐五字

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

之說

大典作虎

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

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癯瘁，猶未足已。逞其欲，唯不推心已。況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已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內，而後動靜不妄。已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通志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譜，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幅湊其庭矣。明四目，則天下之人

大典脫幅湊至之人十三

字

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已能爲

百谷王者，已其

大典有能字

不逆之也。苟所有逆，眾流之不至者多矣。



眾流不至者多，則無已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

意林引此二句有

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

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于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

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則于天下無所忌。

大典作枉矣

石厚子也，石碯誅之，莫缺繼也。晉侯舉之，是之謂公道。夫

治要作未依大

典改在人上，天下皆樂爲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

唯患眾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

大典而下有吉凶生

親疏黨別，上之

人或有所好，所好

大典少所好二字

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

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私

治要作利依大典改

道行矣。于是天下之志塞

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于利

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已求進矣。昧于

于字依大典加

利者，變業而

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聞

治要作聞依大典改下亦

同實寡，外倦于人，而內窳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

爲上賞，誠賢者爲上戮，順理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

之人。大典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

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此下治要別爲一條，大典連屬上文。凡有血氣

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于言矣。君人者

將和眾定民，而殊其善惡，已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

聞言未審，而已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

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

必攷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

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

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則遠者怨，治要無則遠二字依

大典加大典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

過不上聞，此秦之所已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

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憎，大典脫約法至無所憎十二字

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

寬。

治要無寬字  
依大典加

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

眾歸之。尊儒貴學，則民篤于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于下，而  
民之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能無失，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已  
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  
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在大典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  
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已者眾，而無由聞失也。故  
開敢諫之路，納逆已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  
受。治要無受字  
依大典加之所，已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已爲直  
言不聞，則已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內，諛者順之于外，此三季所已  
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于桀紂，而高祖託已愛子，周亞夫  
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  
之風。漢所已歷年四百也。羣書治要  
水樂大典

曲制

天下之福莫大于無欲，天下之禍莫大于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則無求者所已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此已下大典未載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已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般士所已倒戈于牧野，秦民所已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邪？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安民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一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一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于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于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已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已寬，民者賞，剋法已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于下，剋民者誅，而名不亂于

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有儲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儲而并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壘。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剋民為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此下有脫文役賦無常，橫求相仍。

弱窮迫不堪其命

弱字上  
下有脫

若是者民危視遠而忘近興事不度于

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

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爲治之要乎今之

刺史古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郡舉其綱縣

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

自篇首至此  
大典未載

夫彈枉正邪糾

其不法擊一已警百者刺史之職也

此曰下大  
典未載

比物校成攷定能

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

授業平理百事猛已威吏寬已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

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爲本親民之吏不可已不留意

也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此篇大典未  
載缺篇名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之善天下者天下亦善之利則利害

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

也善爲天下興利而已矣

孕書治粟

問政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曰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于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吳懈，而爲秦越禽，人且害之，而況于天地乎？

孕書治粟永樂大典

問刑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曰道如是，而李斯又淡刑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曰不道遇人，人亦曰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

此引下大典未

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也。

也字依意林長短經

君德

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眾，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小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已懲也。失其所已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之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釋法

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已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暘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

魏文類聚  
五十四

信直

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已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已改，其或不改，已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此下治要別爲一條大典連屬上文

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



行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稀

陷乎不義矣。

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矯違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侈

治要作  
推侈

大典無役字

案晏子諫上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墨子所染篇

夏桀染于千辛，推侈明鬼篇玉手禽推侈大戲古今人表作雅侈

今此推侈即已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曰亡紂信其佞臣惡來，曰

推侈雅侈也

割大典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曰亡。

此已下大典未載

曰：惑佞之不

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

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曰

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

斯知佞正之分矣。或問佞孰爲大？傅子曰：行足曰服俗，辨足曰惑

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

志，敢曰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

也。其次心不欲爲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善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謂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爲害深，下佞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

此篇大典未載，缺篇名。

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曰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卽民或不從，故必正己，曰先之也。然則明法者，所曰齊眾也。正己者，所曰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欲也。法獨設而無主，卽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

羣書治要

假言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

大典謀作能

不能一檢而治

百姓故曰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

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

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閒爨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

不相二字作無

五味曰調百品曰成天下之物爲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

乎其閒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鏡總敘

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曰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曰道正己鏡無

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己正鬚眉身失道則無己

知迷惑

永樂大典

大本

象天地曰立制

北堂書鈔十七引傅步大本

賜進士出身 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四十八終

全晉文卷四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傅立五

傅子三

補遺上

庖犧神農順民之性育之者也黃帝除民之害救之者也舜治天下  
下、垂拱無爲者、曰咎繇既舉而不仁遠也禹治洪水冠挂不顧者  
不曰下憂累其上也湯去三面之網歸之者四十國文武葬城隅  
之枯骨天下懷其仁所惠者小所感者大人心先之也御覽七十七

不使不仁加乎天下用武勝殘而百姓已濟此仁著于治平堯舜是也御覽七十七

堯如腊舜如服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五

拔萬國之地九州之結北堂書鈔十四

天爲有形之主，君爲有國之主，天曰春生，猶君之有仁令也；天曰秋殺，猶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之發，天下樂之；令之發，天下畏之。樂之故樂從其令，畏之故不敢違其令。若寬令發而人不樂，無曰稱仁矣；威令發而下不畏，無曰言威矣。無仁可樂，無威可畏，能保國致治者，未之有也。御覽六百三十八

辨上下者，莫正乎位；興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內外者，莫齊乎分；宣

德教者，莫明乎學。林意

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林意

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

除矣。意林案此治體篇文

世賢則官少，時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一百，殷有二

百，周有三百。意林案此官人篇文

國典之墜，猶位喪也。位之不建，名理廢也。林意

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

初學記十一  
御覽二百六

尚書者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

北堂書鈔  
五十九

荀仲預稱禹十二爲司空

御覽二  
百八

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評人才之高下各爲輩目

州置州都而總其議

北堂書鈔七十三文選沈約宋書  
恩倅傳論注御覽二百六十五

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二曰道本三曰理才四曰研事機五曰政才

六曰經治體七曰學才八曰綜典文九曰武才十曰御軍旅十一曰農才十二曰

教耕稼十三曰工才十四曰器用十五曰商才十六曰興國利十七曰辨

定名篇  
作雜

才十八曰長諷議此量才者也

長短經量  
才又定名

知人之難莫難于別真僞設所修出于爲道者則言自然而貴立

虛所修出于爲儒者則言分制而貴公正所修出于爲縱橫者則

言權宜而貴變常九家殊務各有其長非所爲難也十曰默者觀其

行十一曰語者觀其辭十二曰出者觀其治十三曰處者觀其學十四曰德或異所觀

有微又非所謂難也所謂難者典說詭合轉應無窮辱而言高貪而言廉賊而言仁怯而言勇詐而言信淫而言貞能設似而亂真多端曰疑闇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

長短經  
知人

曰譽取人則權勢移于下而朋黨之交用曰功取士則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材或見任也

意林

君子內洗

長短經  
作虛

其心曰虛受人外設法度立不易方

意林  
長短  
經知人

貞觀之道也九流有主貞一之道也內貞觀而外貞一則執僞者無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設但責其實事之效則是非之驗立可見

也

長短經  
知人

今人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三思坐語一世豈不惑邪

意林  
案此舉

賢篇  
文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渟

鄒覽  
作清而清動

之則流而濁

意林  
鄒覽  
三百六十

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而教之謂其



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

林意

傅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何曰明其然邪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咎繇爲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馬奚曰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曰成九功堯遂乘成功曰王天下

長短經大體

龍舟整懋王良不能執也驥騄齊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

林意

構大廈者先擇匠而後棟材治國家者先擇佐而後定民

林意案此授

職篇文

人之學者如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

見小觀則小見

林意北堂書鈔八十三御覽六百七

金曰利用錢曰輕流此二物飢不可食

林意

入粟補吏是賣官也罪人曰贖是縱惡也

林意

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滯則禁盜壞錢

林意

天下之害莫害于女飾盈一頭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亦重

四海之珍

意林案此校工篇文

披珍玉之衣

北堂書鈔二十案校工篇必被珠繡之女疑卽此

公卿大夫刻石作碑鑄石作虎碑虎崇僞陳于三衢妨功喪德異

端竝起

意林案此校工篇文

漢武世王侯觀殿重階金樞紫墀

御覽一百八十四

夫華然被裘褐塊然居澹

案有鼠出脫案有

澤生無禮谷死衣已薪

棄之中野喪期無數如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者

案有爲脫案有

亦已明矣

北堂書鈔未刪本一百五十八

撞亡秦之鐘作鄭衛之樂欲已興治豈不難哉

意林案此疑禮樂篇文

賞不避疏賤罰不避親貴

意林案治體篇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與此略同然篇次不符

疑此法刑  
舊文也

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御覽六百  
三十八

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于境內放長蛇于左

右也

御覽六百  
五十二

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

意林

案法  
刑篇故先禮

而後刑也此  
當是上文

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已至死也今除肉刑

當復有  
刑字

者更眾何異服他藥也肉刑雖斬其足猶能生育也張倉除肉刑

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

鍾繇傳  
作三

千人也

意林

肉刑名者猶鳥獸登俎而作肉

意林

今有弱子當陷大辟問其慈父必乞已肉刑代之苟可已生易死

也有道之君能不已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壯夫斷其腕謂其雖

斷不死也

意林

曹義曰繫馴駒已繆絲御悍馬已腐索今制民已輕刑亦如死也

林意

但知管子借耳于天下不知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

林意

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延壽奏云

禽獸生子逐母宜四子還母尸三男子于市

意林御覽三百六十一又三百六十一

案初學記十二引謝承後漢書曰范延壽宣帝時為廷尉時燕

趙之閒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闕于

膠縣不能決斷獄之干廷尉于是延壽使之已為悍逆人倫比之

禽獸生子屬其母已子竝付母尸三男子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等

無幸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漢書百官公卿表成帝河平二年北

海太守安成范延壽子路為廷尉八年卒初學記作宣帝誤也

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施北堂書一車轄而覆乘止立法令者亦宜

舉要意林北堂書舉要鈔四十三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定位而卑不敢逾林意

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巳為禮若河內諸縣

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真人參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

調非所生，民曰爲患。

御覽九百九十一  
此疑平賦役篇文

案

經之曰道德，緯之曰仁義，織之曰禮法。既成而後用之。

林

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聲而舉，故任實者漸消，積虛

者日長。

林意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事，遠之唯

恐不遠。

林意

懸千金于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于路，童兒爭之者，分

未定也。

意林御覽  
八百十

夏令披裘，冬令披葛，雖有嚴令，終不肯從者，逆時也。

御覽二十一  
又二十七永

樂大典

案已上五  
條疑皆貴教篇文

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辭。

意林道藏  
本作亂今

依官本

案此  
疑成言篇文

鴻毛一羽，在水而沒者，無勢也；黃金萬鈞，在舟而浮者，託舟之勢。

也。林意

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已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文選注

無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謂不然變出無

閒勿謂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御覽注河潛穴傾山意林注濶川傾

沈山蘇文類聚十七引口誠作流穴傾山今依非堂善鈔未剛本一百五十八穴篇炎病從口入患自御覽注

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心與口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隨

焉隨御覽注存意林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注鮑照代君子有所思行注御覽三百六十七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意林案此

愛已者不能不愛憎已者不能不憎意林

主執非道曰虜其民民杜私心曰事其主公門寒于上顯議寢于

下忠臣深口口而口泣貞士伏巖穴而自歎數進忠此下君之門

也已萬里矣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案安民篇

民富則安貧則危蓋  
卽此文有所刪節耳  
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林

禮云繼父服齊衰傅子曰毋捨己父更嫁他人與己父甚于兩絕

天也道藏本作與比父甚于兩絕天也官本作與己父又制服恐甚于兩絕天也一本作與己父絕甚于兩父也

非周孔所制亡秦焚書已後俗儒造之意林又見通典九十作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此

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先王之制禮也使疏戚有倫貴賤有等上下九代別爲五族骨肉

者天屬也正服之所經也義立者人紀也名服之所緯也正服者

本于親親名服者成于尊尊親尊者服重親殺者轉輕此遠近之

理也尊崇者服厚尊降者轉薄此高下之敘也記曰其夫屬乎父

道者妻皆母道也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人紀準之兄不可

曰比父弟不可曰爲子嫂之與叔異族之人本之天屬嫂非姊叔

非弟也則不可曰親親理矣校之人紀嫂非母也叔非子也稽之

五服體無正統定其名分不知所附通典九十二

安進者若卵投石，逃誅者若走赴深林。林意

閒歲察舉孝廉而上之，皆是九州百郡之士，風異俗殊，所尚不同。

隄若春華之并意林發，馥若秋蘭之俱茂，進如眾川之朝海，散如

雲霧之歸山。意林北堂書

說身隱胥餘，築于巖穴，天下莫之知而不問，不可謂之靜而安平。

北堂書鈔一

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流，當其衝者摧，值

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林意

吳起吮瘡者之膿，積恩已感下也。史記云：吳起吮臙。意林案史記下七字當

是校

晝戰目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利相救。林意

兵法云：內精八陣之變，外盡九成之宜，然後可。用奇也。御覽三百一

堯遭洪水而貴陸，湯大旱而重水。御覽五十六

水樂大典



陸田者命懸于天也。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

意林御覽五十六又八百二十一

樹上懸瓠，非本實也。背上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意林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豈得

御覽作

言飽多飢少，同爲孝乎。

意林作

平御覽作

同爲

孝子。今參錄之。穀馬十日，一日餓之，馬肥不損于義，無傷非

意林

可同之一日餓母也。

意林御覽八百九十七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苟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鵝，武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

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况遭窮者乎

林意

傅子曰聖人之道

御覽作通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

合而通焉

意林御覽四百一

昔仲尼既歿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邠之君子

孟子與擬其體者七篇謂之孟子

文選辨命論注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

曰篇則有禪代之事

林意

夫文彩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

林意

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見

本也

林意

止響曰聲逐影曰形姦爭流蕩不知所止也

林意

傅子曰云有脫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

也。意休

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六

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

此下疑有刪節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目，相副。歆之若近，尋之若遠。

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北堂書鈔九十五

又六桓譚書煩而無要，辭雜而旨詭。吾不知博也。北堂書鈔一百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杯大典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

猛風起，雖傾竭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下，至始

皇然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怒也。大典作秦人視山東之民，猶猛虎

之睨羣羊，何隔憚哉。意林永樂大典

大孝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意林

割地利已，天下離之。推心及物，天下歸之。曰信接人，天下信之不

呂信接人妻子疑之見疑妻子難曰事君君子修身居位非利名也在乎仁義林意

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意林御覽三百七十六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意林御覽四百三

或云玄衡案韋玄衡曰善詩至宰相張禹曰善論案論語作帝師豈非

儒學之榮乎傅子曰學曰道達榮不曰位顯林意

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

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意林史通內篇書事

墨子兼愛是廢親也短喪是忘憂也林意

漢太宗除肉刑匹夫之仁也非天下之仁也不忍殘人之體而忍

殺人故曰匹夫意林案此

伊尹耕于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尚釣于渭濱孰知非殷之漁

者過湯武文王然後知其非也林意

面岐路者有行迷之慮仰高山者有飛天之志林意

或乘馬乘車而俱至秦者所謂形異而實同也林意

若謂黃帝後方有舟楫庖羲之時長江大河何所用之林意

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虞淵者終世不知其底故近者不可

已度遠也林意

漢世賤輶車而今貴之林意

夏日余車殷曰胡奴周曰輶車輶車即輦也續漢輿服志上注宋書禮志五

天子出多乘輿車北堂書鈔未刪改本一百四十

已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已下不得乘時賜王公御覽七百七十五

有追鋒車施通幟車御覽七百七十五

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蹋楮車收獵乘之御覽八百二十二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

綵謂之繡林意

長老說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曰火澣布爲單衣嘗大會賓客行

酒公卿朝臣前冀陽爭酒爭杯而汗之冀僞怒解衣而燒之布得

火煒華赫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澣之

焉後漢南蠻西南夷傳注三國魏齊王芳紀注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觀覽六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

太祖武皇帝愍嫁娶之僭上三國注作之奢僭公主適人皆曰卓帳從婢

不過十人而已二白孔六帖十四御覽六百九十九

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曰幅巾爲雅是曰袁紹崔鈞三國注作豹依宋志

六帖改鈞崔烈子後漢書附崔實傳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曰天下凶荒

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曰爲帻合于簡易隨時之義曰色別

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三國魏武紀注宋書禮志五又五行志一裁縑帛爲

白帖引此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七白

孔六帖十二御覽六百八十七又六百八十八又八百十八

帻本御覽作帻先未有岐荀文若巾行觸樹枝成岐時人慕之謂之爲

善因而弗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夾初婚冠送儀

亦服之宋書禮志五

高冠魏明帝曰高山制似通天遠游乃毀變先形令行人使者服

之御覽六百八十五

魏明帝疑三公袞冕之服似天子減其采章御覽六百九十一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此服妖也宋書五行志一

侍中冠武弁文選

始皇冢令匠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即射之呂人魚膏作燭林意

逐兔之犬終朝尋兔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林意

漢高祖度闊而網疏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密故後

世守常而禮義魏武糾亂已尚猛天下修法而貴理林意

形自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響自和德

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林意

西國胡人言蘇合香者是獸便所作也中國皆曰爲怪獸便而臭

忽聞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

意林法苑珠林四十九，御覽九百八十二。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荆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國之珠而後

珍，則隋侯無明月之稱。

意林

始皇遠游竝海而不免平臺之變，及葬驪山，尋見發掘。

意林

今有鉛錫之鎡，雖歐冶百鍊，猶不如瓦刀，有駑駘之馬，雖造父駕

之，終不及飛兔絕景質鈍故也。

意林

土不可曰作鐵，而可曰作瓦。

意林

相者曰：三亭九侯，定于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于一寸之目。天倉

金匱，曰別貧富貴賤。

意林御覽三百六十五

光武鳳翔于南陽，燕雀化爲鴻雉，二漢之臣，煥爛如三辰之附長

天，長平之卒，歸落如秋草之中，繁露勢使然也。

意林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

長人數丈，身橫九畝，兩頭異頸，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變化，何

益于賢愚邪？

意林



豈有太一之君坐于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于匹婦之室。

林

樂廣爲河南尹，郡中前廳多怪疾，後人皆于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白日戶自閉，二子凱橫等懾怖，廣使掘

牆孔，得狸乃絕。

藝文類聚六白  
孔六帖七十六

律呂本于天地，豈關崑山之鳳，雌雄聲能定之哉！此好遠之談也。

北堂書鈔

一百十二

昔者伯牙子游于泰山之陰，逢霖雨止于巖下，抱琴而鼓之，爲湫

雨之音，更造崩山之曲，每奏鍾期，輒窮其趣，曰善哉！子之聽也。

十

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乃仁

智之器也。

藝文類聚  
四十四

琵琶體圓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充上銳下曲，項形制稍大本出

胡中，俗傳是漢制，兼侶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通用秦漢之法。

曲譜

一百四十四

魏晉之世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

善吹笛郝素善彈箏朱生善琵琶雖伯牙之妙手吳姬之奇聲何

呂加之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于上世越

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宋書樂志一北堂書鈔一百十藝文類聚四十四通典一百四十五

御覽五百七十六又五百八十八又五百八十三永樂大典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御覽三百七十六

王黎爲黃門侍郎軒軒然乃得志煦煦書鈔作煦煦然乃自樂傅子難

之曰子呂聖人無樂子何樂之甚黎曰非我乃聖人也北堂書鈔五十八御

覽二百二十一

漢武令郡國舉孝廉宋世合素帛乃有釋親而位周歲云周登之

歲記于素帛追之後徹取諸此意也北堂書鈔七十九案

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

稱故吏

文選盧子諒贈劉毗詩注

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諡曰文

文選辨命論注

夢攀日月覺不上天庭夢八九泉滙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

中耳

御覽三百九十七

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

御覽四百

三

夷吾爲政士三妻者逐于境外三家者入于隸也

御覽八百二十九

鴻不學飛飛則冲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二世修驪山陵採玉者

傾山採珠者蔽海

御覽九百十六

丈夫重義如泰山輕利如鴻毛可謂仁義也諺曰己是而彼非不

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非平

案意林魏子亦引是也御覽九百

六十

鳴足可已販雞足何已斫販斫吾不知也何沉問天地乎

御覽九百十九

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曰立德，明曰舉賢行，無詔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閉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三國魏荀

覽四百三  
永樂大典

敢問今之君子，曰袁中郎。

渙字

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

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曰忠，濟下曰仁，晏嬰行父，何曰加諸

三國華  
欽傳注

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如也。

御覽二百九  
案謂曹仁

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興業

事得其機，入無餘力，出有餘糧，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曰鎮之，與

至通官  
本作若姜維欲速立其功，勇而無決也。林意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金晉文卷四十九終

全晉文卷五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傅玄 六

傅子 四

補遺下

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也。使越滅吳，已後乘輕舟游五湖。王令人寫其狀，恆朝禮之。列仙云：徐人也。林意

靈帝時，膺門賣官。于時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呂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呂貨取位，而況于劉囂唐珍張顥之黨乎。三國董卓傳注：御覽八百二十八案司隸劉囂呂黨諸常侍致位公輔。唐珍中常

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太祖又云。案答袁紹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曰險固爲資，則不能應機。

全晉文卷五十

而變化也

三國魏武紀注 案郭嘉傳法云語在武紀則此篇題當云太祖武皇帝紀

明帝時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歛然生偶與發冢者會也三國魏初劉表謂韓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讖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曰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遷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曰爲懷貳大會僚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日韓嵩敢懷

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

誅之無離表乃弗誅而囚之

後漢劉表傳注  
三國表傳注

表既殺望之

劉廙

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于望之不輕

也呂直逆情而讒言得入者呂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  
呂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逆武王呂成名丁公順高祖呂受  
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呂容民畜眾矣

三國魏劉  
廙傳注

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  
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  
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呂疆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  
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  
卒臨終與太祖書託呂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



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三國劉表傳注

蒯躬字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畏之。有過其門者，皆整衣改

容。

御覽三百八十三

張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呂金與之繡聞之，

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

三國張繡傳注

繡衡辯于言，而尅于論。見荊州牧劉表，曰：所自自結于表者，甚至表說之，曰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于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曰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自交絕于劉表，智窮于黃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

三國魏荀彧傳注

賈詡南見劉表，表召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

多疑無決，無能爲也。

三國魏賈詡傳注

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于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已！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

魏王脩

傳注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

引上八字，依世說德行篇注引加。

齊相管仲之後也。昔

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爲燕令。始

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

公孫度有逸東。

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

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

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

安其賢，民化其德。郡原性剛直，清議，曰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

謂原曰：潛龍，曰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

度庶子康代居郡，外曰將軍，太守爲號，而內有自王心。卑己崇禮，

欲官寧，曰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是時康又已死，嫡

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嬖子淵有雋才。靈曰廢嫡立庶下

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卽受徵。靈在遼東積三十

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

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百萬計。如靈所籌。案靈受徵歸在文帝

時此章其事。靈之歸也。海中遇暴風。餘餘字依御覽八十九加船皆沒。唯靈乘

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忽忽字依御覽加望見有火光。

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一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

道理。今闇如漆。何可。呂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一門人下三十二字依御

覽。行人咸異焉。呂爲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呂靈爲

大中。靈上書天子。且呂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呂感殷宗。呂尙啟

兆。呂動周文。呂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

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

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明帝卽位太尉

華放進司空陳羣又薦靈曰臣聞王者顯善曰消惡故湯舉伊尹

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已激

濁貞正足已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

儒鄭玄卽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

昭明古今有益大化明帝曰靈爲大夫

案本傳作

賜口口一具衣

一襲被一領安穩犢車一乘

明帝下二十四字依北堂書鈔五十六加

靈曰衰亂之時

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曰原

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

僮石必分已贖救之與人子言教曰孝與人弟言訓曰悌言及人

臣誨曰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然甚

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曰漸之者無不化焉靈之亡天下

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

三國魏管寧傳注

胡徵君

昭字孔明

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

繫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于書籍者，吾于胡徵君

見之矣。

三國魏管  
寧傳注

武皇帝至明也，崔瑒、徐奕，一時清賢，皆曰：忠信顯于魏朝，丁儀、

徐奕失位，而崔瑒被誅。

三國魏徐  
奕傳注

郭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隱名，迹密友，結英雋，不與

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

荀彧薦  
嘉召見

表爲司空  
軍祭酒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

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

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

兵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曰：逆動

公奉順，曰：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曰：寬濟寬，故不

備，公糾之曰：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

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簡易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

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呂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已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已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于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已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已禮所不是正之已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已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已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征呂布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

退固守

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

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

成禽也太祖曰善初劉備來降太祖曰容禮待之使爲豫州牧嘉

言于太祖曰備有雄才長短經是而甚得眾心張飛關羽者皆萬

人之敵也爲之死用曰嘉觀之言字依長備終不爲人下其謀未

可測也古人有言曰短經加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

是時太祖奉天子曰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呂明大信未得從嘉

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

矣時備已去遂舉兵呂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太祖欲速征劉備

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武紀

傳子中篇篇名非裴松之語也知者劉表傳注引傳翼弟子嚴別

有傳北堂書鈔七十六引傳子傳云白孔六帖八引傳玄馬先生

傳曰足太祖疑曰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

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

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

從破袁紹又從攻譚于南皮

河北既平，太祖多辟

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使之，曰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

白

城還覺後太祖征荊州遇疾疫燒

船歎曰紹未孝在不使孤至此。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

惜哉奉孝，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懼之，又曰其通達見世事無所凝滯，欲

曰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曰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當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爲不但見計之，忘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三國魏郭嘉傳注

太祖徵劉曄

劉字依御覽六百六加

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

亭傳，未嘗不講，所曰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



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懈、而暉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暉荅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說、而暉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暉乃設遠言、曰、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曰、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曰、盡其機、不宜于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曰、四人爲令、而授暉、曰、心腹、御覽作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曰、爾問暉、至一夜數十至耳、漢中平、暉遂曰、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擊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則不可犯矣、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暉曰、今尙可擊否、暉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已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暉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孫權遣使求降、帝、曰、問暉、暉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

南襲殺關私取荊州四郡。倘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乘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曰御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呂弼其眾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具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曰。爲懼。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卽拜權爲吳王。權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眞德合天地。聲靈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

本故漢驃騎將軍南呂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強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言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既受上位御勦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呂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子女呂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爲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備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瞿言瞿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瞿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瞿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

之親臣又重時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時時講不可之意後璧從駕行大淵池帝諭伐蜀事璧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璧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暉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暉與吾言蜀可伐璧曰暉可召質也詔召暉至帝問暉終不言後獨見暉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言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于是帝謝之暉見出責璧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御覽八百三十四無采字不可不精思也璧亦謝之暉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暉于帝曰暉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御覽七百三十九作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暉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暉常與聖意合

也復每問皆同者。畦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曰。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畦遂發狂。出爲大鴻臚。曰。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曰。畦之明智。權計。若居之。曰。德義行之。曰。忠信。古之上賢。何曰。加議。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豈不惜哉。畦子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曰。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曰。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曰。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三國魏劉畦傳

注

杜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

杜陵。子孫世居焉。畿守鄠縣令。會天下亂。去官。客荊州。畿自荊州還。後居許。見侍中

耿紀。共其字依御覽語終夜。尙書令荀彧家。與紀屋相比。此六字本作由

紀比居依

夜間畿言異之詰語字依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

進何古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于朝時河東太守

或稱畿勇足已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范先云既欲爲虎而

惡食人肉失所口爲虎矣今不殺必爲後患二國魏杜

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俊曰才智顯

于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爲尚書僕射二

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李恢字無子非徒無子殆將

無家君謀郭智字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曰畿爲誤恢死

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

畿知人二國魏杜

太祖將征柳城張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

征若劉表遣劉備龔許據之曰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

必不能任備遂行也二國魏張遼傳

注水樂大典

陳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百百數

三國魏陳羣傳注

宋建稚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于人手諸葛誕夫

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

明鑒也

三國魏諸葛誕傳注

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雲

御覽作魏

曰劉備其不濟乎拙于用兵每戰

必敗奔亡不暇何言國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

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

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

三人者皆人傑也言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而不濟也

三國蜀先主傳注御覽四百

四十四

張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自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

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

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

三國蜀關羽傳注

姜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二國蜀姜維傳注

曹公征柳城策將襲許三國吳孫策傳注

孫策爲人明果獨斷功蓋天下曰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曰報讎轉鬪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富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曰爲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曰爲股肱有呂範朱然曰爲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三國孫權傳注

馬先生傳自孔六

馬先生鈞字德衡此四字依意林初學記十二加天下之名巧也

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曰言知乎

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

綜者五十躡意林作羈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御覽

八百二十五下皆放此乃皆易曰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



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言言者又焉可言言校

也先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

指南車意林此下有見周官亦見鬼谷子八字當是裴有剛節也

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一引鬼谷子注曰肅慎氏

獻自難還恐迷路周公作指南車已送之也案此不知何人注

御覽七百七十五直曰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

爲鬼谷子正文非也

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

者器之模而衡者所已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

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言白明帝詔先生作

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言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

居京師師字依意林御覽七百五十二加都城內有地可爲園患無水已溉

林御覽改先生御覽加乃作轘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

入更出其功本作巧依意百倍于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

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言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

益否對曰可益。爰詔作之。曰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  
引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竽，作山岳，使木人跳  
丸躑躅，緣絙倒立，出人自在。百官行器，舂磨鬪雞，變巧百端。此三  
異也。先生兄諸葛亮運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  
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御覽三百三十六無之字于樓邊懸，溼牛皮中之，則  
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曰機鼓輪爲常，則曰  
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曰：車輪，縣瓠臂數十，飛之數  
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  
生口屈不能對。能字依御覽七百五十二加裴子自曰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  
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  
短者言也。曰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曰子所短難彼所長，  
則必有所不解者。夫巧者，者字依御覽加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  
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于內，口屈于外，此馬氏所曰不

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曰一揆也。有曰神取之者，有曰言取之者，有曰事取之者，有曰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曰言取之者，曰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曰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有、曰政試游夏、曰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縣言物理，不可曰言盡也。施之于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曰言，抑人異能此，猶曰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曰御難盡之物，此所曰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曰人害人，必曰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

用此美玉所目見誣爲石，荆和所目抱璞而哭之也。于是安鄉侯  
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  
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  
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  
也。公輸般墨翟翟皆見用于時，乃有益于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  
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于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  
百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爽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三國魏杜夔傳注參釋意林北堂書鈔一百一十一號文類聚四十一  
四初學記十二白孔六帖八御覽三百二十六又五百八十一又  
七百五十二又八百二十五

已下篇

題缺

安鄉亭侯曹羲爲領軍將軍，募周公之下士，賓客盈坐。北堂書鈔

摠字口口，曹羲弟。案曹真傳爽弟羲爲中領軍，調武衛將軍，彥散

字下原缺，別有曹摠字遠，晉書在。良史傳文選有曹顏遠詩，二  
首與此無涉。爽諸弟皆諱何，得爲晉良史，陳禹謨補此云字領遠。

非也。萬歲侯爲武衛將軍，大縱酒作樂，酒酣起爲壽，當傅子前，憂亡。

流涕。北堂書鈔

傅燮字南容，奉寡嫂甚謹，食孤姪如赤子。御覽五百十二案

傅異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識。識字依後漢書有傳辟公府，拜尙書郎。

後客荊州，曰：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

異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曰：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

待次于詣葛亮，潛位至尙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曰：才智

間異謂之必反，卒如其言。異弟子楸，別有傳。後漢劉表傳注

何曾荀顛傳論

曰：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閱，今日

荀何，內盡其心，曰：事其親，外崇禮讓。曰：按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

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令德不遐。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

荀何君子之宗也

穎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  
子于穎昌侯見之矣

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子于穎昌侯見之矣

傳叔傳三國劉表傳注北

傳叔字簡若北堂書鈔七十六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叔弱通是

時何晏曰材辯顯于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世說識鑿篇合徒黨

鬻聲名于閭閻而夏侯玄曰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皆求交

于叔皆字依世說而不納也叔友人荀粲有情識遠志然猶怪之

謂叔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御覽四百四十七作俊虚心交子合則好成不

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簡相如所曰下廉頗也叔荅之

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

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御覽

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毀，妒前無親，曰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

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

詠爲河南尹。

此四字依魏文類聚六加

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

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

疑服之字

自孔六帶七十六作

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

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曰收一時

之聲，故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曰經緯之。李氏所毀，曰

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

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故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

後曰次攷核之，其治曰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恆，簡而不可犯，見理

識情，獄訟不加擾楚。

魏文類聚六作不在

憤楚，而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

及大有益于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

吏民久而後安之，爲尙書事，小大無不綜。

爲尙書九字依北堂書鈔六十一加

淑旣

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渺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蝦曰明智交會初李豐與蝦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蝦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于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爲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蝦言蝦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翽善徽翽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尙書僕射荀顛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三國魏傳蝦傳注案自卷三末至此言三國事甚多晉書傳玄傳云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史通外篇三國志云魏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擇定則此或卽底木也

自敘

史通內篇序傳

傅氏之先出自陶唐傳說之後

意林

玄字休奕子咸字長虞晉書有傳

意林

案晉書有傳四字當是校語誤入正文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

意林

案漢末字當有誤或兼



續世本

言之

班固漢書因父得成

已上意林引傅子九十三事皆錯入楊泉遂

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

意林

人之涉世譬如弈碁苟不盡道誰無死地但不幸耳

意林

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樞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于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踵而成之豈亦各拘于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

史通內篇覈才不云在自敘篇今附編漢書條後

世近士出身高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五十終

全晉文卷五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傅咸

咸字長虞，玄子。泰始末，襲父爵清泉侯，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遷司徒左長史，轉車騎司馬，遷尚書左丞。元康初，轉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再爲本郡中正。呂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卒，諡曰貞，有集三十卷。案張濟本有蠲銘，今據御覽改入傅玄集。

喜雨賦

并序

泰始九年，自春不雨，呂涉夏節，草木共然，百姓呂堯有九載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遭斯運，竝有懼心。聖皇勞慮，分使祈禱，徧于羣望，余呂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辟，莅事三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載文類聚一百御覽十一

于是祝融熾景，羲和警轡，亢陽火熾，野無生類，悠悠億兆，同茲慘

悴伊我皇之仁德兮配燾育于二儀屢刻躬而勤政兮廣請禱于靈祇孰謂天高其聽不遠孰謂神遠厥應孔昭潔齋致虔于茲三朝陰鬱拂而騰起陽菴蕪而自消飛廉扇谷風之翼翼靈嶽興慶雲之飄緜遂乃重陰四會溟邈無垠方中降雨亘夜迄今生我百穀粒我蒸民昔洪水滔天于唐堯之朝亢旱爲災于殷湯之世下民其咨莫能俾乂歷稔九七僅免斯害猶呂疇咨爲美談躬禱爲

勳伐

載文類聚二

患雨賦

夫何遠寓之多患兮懷霖雨之有經自流火已迄今兮歷九旬而無寧庶太清之垂曜兮觀日月之光明雲乍披而旋合雷暫輟而復零將收雷之要月棄嘉穀于已成前渴焉而不降後患之而弗晴惟二儀之神化奚水旱之有并湯亢陽于七載兮堯洪汎乎九齡天道且猶若茲况人事之不平

載文類聚二宋本初學記二

感涼賦

并序

盛夏困于炎熱，熱甚不過旬日，而復自涼。自時之涼，命親友曲會。

作賦云爾。

初學記三

踐朱明之中月，著鬱隆日肇興。赫赫融日爛熾，乃沸海而焦陵。獸竄伏于幽林兮，鳥垂翼而弗升。珠汗墮于玉躬兮，粉附身而沾凝。于是景雲晨敷，曜靈潛光。陰氣聿升，凱風載揚。忽輕箑于坐隅兮，思暖服于蘭房。書鈔一百五十六藝文類聚五御覽三十四又七百十八

神泉賦

并序

余所居庭前有涌泉，在夏則冷，涉冬而溫。溫則水物冬生，冷則冰可日過，每夏遊之，不知歲之有暑耳。

惟茲神泉，厥理難原。在冬則溫，既夏而寒。混混洋洋，載清載瀾。遂乃壇弓文石，樹之柳杞。密葉雲覆，重蔭蔽沚。氣泠泠兮含涼，風肅肅而恆起。于時朱明紀運，旭日馳光。鬱鬱隆暑，赫赫太陽。盥玉體

于素波身淒焉而自清、不知天時之有暑、忽謂繁霜之隕庭、逮至  
夏秋既逝、司寒聘節、六合蕭條、嚴風凜冽、河洛輟流、太陰凝結、彼  
澀澀而含凍、此灼灼而含熱、綠竹猗猗、荇藻青青、是託斯茂、是殖  
斯榮、魏文類  
聚九

小語賦

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  
景差曰、么蔑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  
得釀、亭一小蟲、飽于鄉黨、唐勒曰、攀蚊髻、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  
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窺于針孔、自匿、宋玉曰、折薛足、自爲擢、筋  
粒糠而爲舟、將遠遊、已遐覽、越蟬溺、自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溼  
沒于洪流、溺數旬而汜濟、陟蟻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遠  
乎杪頭、魏文類  
聚十九

申懷賦

井序

余自咸寧謬爲眾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而意常闕然御覽二百四十六

何天施之弘普廟瓦礫于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羣英鶴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竝發我敬其馨德音光宣我累厥聲豈伊不媿顧影慚形雖自白于殞越懼恩隆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于明時塞賢哲之顯路而塵損之日滋匪耽榮而忘替實結戀之有違忍厚顏于察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縣乎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惻兼懷憂慮實深雍可南面千載瞻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求仁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盡烏烏之至情竭歡敬于膝下進抗疏曰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之克從永收迹于蓬廬

魏文類聚

二十六

感別賦 并序

友人魯庶叔雅量宏濟，思心遼遠。余自少與之相長，情相愛親，有如同生。其後選太子洗馬，俄而膠蒙朝私，猥忝斯職。雖懼不稱，而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天下之遇未有若此。周旋三載，魯生遷尚書郎，雖別不遠，而甚悵悵。退作茲賦云爾。御覽一百四十六

嘉天地之交泰，美萬物之會通。悅朋友之攸攝，慕管鮑之遐蹤。退曰：文而會友，欽公子之清塵；信同聲之相應，意未寫而情親。誓雅好之齟齬，分綢繆而日新。蘭蕙含芬，有時而馨；龍驥踠足，有時而征。乾道變化，時惟大明。峩峩睦友，載揚厥聲。降聖宰之旌，招曜羽儀之上京。贊唐虞之嘉運，超飛躍乎太清。佩銀璫于帝側，拖紫艾于天庭。瞻神極之眇眇，喜吾子之寵榮。無荆玉之夜觀，猥齊景于夜光。敢有觀于斯舉，欣與子而並翔。天啟其願，自忝黷繁。幼則同遊，長則同班。同心厥職，其臭如蘭。庶績未凝，聖朝疇咨。顯佐納言，光綵萬機。出順景而爲偶，入間然而無依。步虛宇以低迴，想冥笑

之餘陣意縉綿而爛結淚雨面而霑衣

魏文類聚三十

弔秦始皇賦

并序

余治獄至長安觀乎阿房而弔始皇曰

傷秦政之爲暴棄仁義日自亡擗紙申辭日弔始皇有姬失統命  
不于常六國旣平奄有萬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揚致周章之百萬  
取發掘于項王波斯民乎宮墓甚癸辛于夏商未旋踵而爲墟屯  
麤糜乎廟堂國旣顛而莫扶孰阻兵之爲彊

魏文類聚四十

登芒賦

并序

左光祿大夫濟北侯荀公前喪元妃及失令子葬于西芒有日感  
懷而作斯賦

何天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夫人之多殃惟  
濟北之初載夙遘早而逢罹興瓜瓞之繇繇飛英聲日風馳庶家  
道之充昌保永祚于螽斯愠无妄之爲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



之方隆乃降厲于元妃蘭房闔其無主眾孤煢而莫依孔臨川曰  
永歎趙有感于九原覽登世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藝文類聚四十

明意賦

井序

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

舍控款曰彌載令棲遲曰淹留更砥身曰存公古有死而無柔彼  
背正曰從邪我沒世而是九敷腎腸曰爲效今豈文飾之足脩感  
恩輸命心口自滅加我數年竭力效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  
不屈周道今如砥言人兮是由材曲今枉橈朽木兮難抽

藝文類聚五十一

相風賦

井序

相風之賦蓋曰富矣然辭義大同惟中書張令曰太史相風獨無  
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賓樹一竹于前庭其上頗有樞機  
插曰雞毛于曰占事知來與彼無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

風張氏之賦非其至者也。

翟翟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既修且貞插羽其首丹漆弗營  
之然之不日而成御覽九

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已代  
繩今又造紙已當策猶純儉之從宜亦惟變而是適夫其爲物厥  
美可珍廉方有則體絜性貞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繁已爲  
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統文類聚五十八  
初學記二十一引  
兩條御覽  
六百五  
若乃六親乖方離羣索居鱗鴻附便援筆飛書寫情于  
萬里精思于一隅

羽扇賦

井序

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于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  
後翕然貴之其辭曰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況靈體曰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

風宜收之曰清暑，彼安眾之云妙，差剖篋于毫縷，體荏苒曰輕弱。

侔縞素于齊魯，此因資曰爲用，不假裁于規矩，雖靡飾于容好，亦

差池而有序，上比烈于南箕，下等美于筮甫，賦文類聚六十九近興風于

捲握，豈遠嘯于金塘，書鈔一百三十四信鶯鴻之翕習，象白鶴之羣翔，朱

衣爲之飄飄，書鈔一百三十四絨拂于丹梁，同上熾九日之隆赫，然高燎于扶桑。

熱熙天而灼地，沸巨海而成湯，書鈔一百五十六

扇賦并序

水不策驥，陸不乘舟，世無爲而俎豆設，時有虞而干戈滌，御覽五十六

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曰相尋，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于斯今，熱

融融曰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隕曰外流，氣鬱結而內沈，庶凱

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啟矜，怨微颯之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搖輕羽

之苒弱，手纒動而愷心，心取愷于捲握，尙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

上靈歿王是曰安眾清暑作涼蒙貴幸于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  
洪恩之可固終靡弊于君愆火星忽曰西流悲風起乎金商秋日  
淅淅白露爲霜體傲然曰思暖御輕裘于溫房猥棄我其若遺去  
玉手而潛藏君昔故而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勞徒而靡報獨懷  
怨于一方

書鈔一百三十四  
魏文類聚六十九

狗脊扇賦

蓋卑曰自居君子之經孤寡不穀王侯修名尙不愧狗脊之爲號  
亦焉願九華之妙形

御覽七  
百二

櫛賦

井序

夫才之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髮不可曰無櫛治世不可曰無才

書鈔一百三十六  
御覽七百十四

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曰爲恥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  
而自已苟曰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魏文類聚七十  
御覽七百十四

鏡賦

從陰位于清商採秋金之剛精醮視融日製度命歐治而是鑿熾

火鑪日陶鑪飛光采于天庭書鈔一百三十六踰日月之光烈倭厥象乎

曜靈清邈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于好醜而

眾形其必詳同實錄于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峩峩后妃

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揚而自鏡競崇姱日相暉珥

明璫之迢迢點雙的日發姿書鈔一百三十五案御若乃雲鬢

亂于首頰黛淪于色設有乏于斯器兮孰厥見之能飭與暗瞽而

同昧兮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日不飾則內省而自箴

既見前而慮後則祇畏于幽深察明明之待瑩則日此而洗心觀

日觀之有暇則稽訓于儒紳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

淫書鈔一百三十五又一百三十六文類

汗卮賦井序

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裂，意旣惜之，又有感物之汗辱，乃喪其所，曰爲寶，況君子行身，而可曰有玷乎。

有金商之瑋寶，稟乾剛之清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已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于醜穢，豈厥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匱之不若。其文類聚七十  
三御覽八百八

畫像賦

并序

先有畫卞和之像者，雖具其事，在素定見其泣血殘刑之刑，情已悽然，曰爲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刎，曰有證相去遠矣，歲畫其像于卞子之傍，特赤其面，曰示猶有慚色，辭曰：惟年命之適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旣銘勒于鍾鼎，又圖像于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觀卞子之容形，泣泉流，曰雨下，灑血面而激纓，痛兩趾之雙用，心惻悽，曰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善仁，曰偷生，向厥趾之不別，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

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殘軀、已證權、甄文類聚七十四  
御覽七百五十

燭賦 并序

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夜飲、已忘愁、顧帷燭之自焚、已致用、亦猶殺身、已成仁矣、

蓋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人冥、匪火不彰、故六龍銜燭于北極、九日登曜于扶桑、日中則昃、月虧于望、時邁靡停、晝不于常、背三接之昭昭、卽厥開之有傷、何遠寓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央、徒伏枕、已展轉、起然燭于閑房、揚丹輝之焯焯、朱焰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願景、已增歎、孰斯愁之可忘、易湛露之情愴、遂命樽而設觴、爾乃延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談既倦、引滿行盈、藥飲今夕、實慰我情、類聚

十八

款冬花賦 并序

余曾逕禽登于北山下時仲冬之日也冰凌盈谷積雪被崖願見

款冬煒然始敷

御覽九百九十二大觀本草九引始敷下多華二一字

惟茲奇卉款冬而生原厥物之載育稟渣粹之至精用能託體固  
陰利此堅貞惡朱紫之相奪患居眾之易傾在萬物之竝作故韜  
華而弗逞逮皆死日枯槁獨保質而全形

藏文類聚八十一

華豔春暉既麗且殊已堅冰爲膏壤吸霜雪已自濡非天然之真  
貴曷能彌寒暑而不渝

御覽九百九十一爾雅翼三

芸香賦

并序

先君作芸香賦辭美高麗有觀斯卉蔚茂馨香同遊使余爲序

九百八

十二

驚昵友已消搖兮覽偉草之敷英慕君子之弘覆兮超託軀于朱  
庭俯引澤于丹壤兮仰汲潤乎泰清繁茲綠蕙茂此翠莖葉芟菴  
日穢折兮枝阿州已回繁象春松之含曜兮鬱蒨蔚已葱青

藏文類聚



玉賦并序

易稱乾爲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

萬物資生，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實用罔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爲美也若此，當其潛光荆野，抱璞未理，眾視之目爲后，獨見知于卞子，曠千載日，遐棄條一旦，而見齒爲有國之偉寶，禮神祇于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禮遇乎知己，知己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旣已若此，誰亦泣血而別趾。藝文類聚八十二  
初學記二十七

桑樹賦并序

世祖昔爲中壘將軍，于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日此廬爲便坐。

伊茲楮之僥倖，蒙生生之泥惠。際皇躬，曰斯故，遂引茂于聖世。厥  
度伊何，其大連尋。脩柯遠揚，洪條相樛。布葉枝之沃若，播密葉曰  
垂陰。蔭惟寓而作涼，清降暑之難任。曰厥樹之巨偉，登九日于朝  
陽。且積小曰高大，生合抱于臺芒。猶帝道之將升，亦累德曰彌光。  
湯躬禱于斯館，物無改于平生。心惻切曰興思，思有感于聖明。步  
偃皇曰周覽，庶髣髴于儀形。說文類聚  
八十八

梧桐賦

美詩人之攸貴兮，覽梧桐乎朝陽。蔚葦葦兮，鬱株列而成  
行。夾二門曰駢羅，作館寓之表章。說文類聚  
八十八停公子之龍駕，息旅  
人之肩行。瞻華實之離離，想儀鳳之來翔。初學記  
二十八

舜華賦并序

佳其日新之美，故種之前庭而爲之賦。

覽中唐之奇樹，稟沖粹之至清，應青春而敷榮，逮朱夏而誕英。布  
天天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蒂，翠葉素莖。含暉吐曜，爛若  
列星。朝陽照灼，日舒暉逸。藻采粲而光明，啓天壤而莫麗。何菱華  
之足營。

藝文類聚  
八十九

儀鳳賦

并序

鶴鶴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曰其形微處卑，物莫之害也。而余  
曰爲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曰貴乎才智也。夫鶴鶴既無智  
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

藝文類  
聚九十九

仰天文曰彌觀兮，覽神象乎太清。伊儀鳳之誕育兮，稟朱行之清  
精。故能體該眾妙，德備五靈。穢惟塵之紛濁兮，患俗網之易嬰。心  
眇眇其悠遠兮，意飄飄曰遐征。翔寥廓曰輕舉兮，凌清霄而絕形。  
若乃龍飛九五，時惟大明。闡隆正道，既和且平。感聖化而來儀兮，  
讚藻韶于九成。隨時宜曰行藏兮，諒出處之有經。豈曰美而賈害

兮、固曰德而見榮、曠千載而莫覩兮、忽翻爾而來、庭廡龍至今、庶有感于斯誠、而君子之是忽兮、賦微物曰申情、雖綺靡之可翫兮、悲志大之所營、故砥鈍于末蹤兮、則瓦礫于瑤瓊、初學記三十

鸚武賦

有金商之奇鳥、處隴坻之高松、謂崇峻之可固、然曰慧而入籠、披丹唇曰授音、亦尋響而應聲、眇明眸曰承顏、側聰耳而有聽、口纔發而輕和、密翳景而隨形、言無往而不復、佶探幽而測冥、自嘉智于君子、足取愛而揚名、魏文類聚九十一

燕賦 并序

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剪爪識之、其後果至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秋背陰、曰龍潛、春踰陽、而鳳舉、隨時宜、曰行藏、佶君子之出處、惡焚巢之凶醜、

患林野之多阻，諒鳥獸之難羣，非斯人而誰與，惟里仁之爲美，託君子之堂寓，逮來春而復旋，意眷眷而懷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改

適而更赴

魏文類聚九十二

班鳩賦

并序

子舍下種楸，蔚然成林，閑居無爲，有時遊之，願見班鳩，音聲可悅，于是捕而畜之，旣而擾馴，出之于籠，無何失去，其後時時一來，飛

翔，侶有戀焉，故聊爲之賦

御覽七百六十五又見九百二十一

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以容與，體郁郁以敷文，音邕邕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之于前寓，爾乃飲以神泉，食之稻粱，朝憩椒塗，夕宿蘭房，時連翩于庭柯，見飛燕之頡頏，慨感物而哀鳴，聲楚切

以懷傷，仰華林而矯翼，紛習遊而高翔

魏文類聚九十二

黏蟬賦

并序

櫻桃其爲樹則多蔭，其爲果則先孰，故種之于廳事之前，時以盛

暑逍遙其下，有蟬鳴焉。仰而見之，聊命黏取。曰：弄小兒，逞惟富蠅之得意于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于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

有嘉果之珍樹，蔚弘覆于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曰：周覽，見鳴蜩于織枝，翳翠葉。曰：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于所歡，曾黏住而莫知。匪爾命之遵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耽寵，請茲覽曰：自規。藝文類聚九十七初學記三十一御覽九百四十四九百六十九

鳴蜩賦

有嗒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奚厥聲之可哀。秋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積。曷時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貴于不回。且明明曰：在公，唯忠讜之是與。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曰：自樓。藝文類聚九十七

青蠅賦

幸從容已閑居且遊心于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  
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爲黑恆懷蛆已自盈穢美  
厚之鮮絜蟲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孰聞寓之得清其文類聚九十七

蜉蝣賦

并序

讀詩至蜉蝣感其雖朝生暮死而能修其翼可自有興遂賦之御覽

九百四十五

有生之薄是曰蜉蝣有微微之陋質羌采采而自修不識晦朔無  
意春秋取足一日尙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游其文類聚九十七

螢火賦

并序

余曾獨處夜不能寐願見螢火意遂有感于是執已自照而爲之  
賦其辭曰

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遙遙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兮，憂悄悄而傷情。哀斯火之湮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之攸懷兮，覽熠燿于前庭。不引委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于日月兮，期自竭于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于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侶于賢臣兮，于疏外而盡誠。蓋物小而喻大兮，固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諭爾熾兮，庶有表乎潔貞。魏文類聚九百四十五

叩頭蟲賦 并序

叩頭蟲，蟲之微細者。然教之輒叩頭，人引其叩頭，傷之不祥，故莫之害也。御覽九百五十一

蓋齒已剛克而盡，舌存已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讎。无咎生于惕厲，悔吝來亦有由。仲尼唯諾于陽虎，所已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爲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



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爲讎？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自收，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曰：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恆踴跡曰：祇畏。然後可曰：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疏文類聚九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